

麟角雄风（上）

麟角雄風

台
●柳殘陽
著

目 录

啸天凌云	(1)
缩骨神功	(21)
子夜杀手	(41)
师门把舵	(62)
是幻是变	(82)
七海穷神	(101)
诈财之道	(123)
砸烂赌场	(143)
闯镇酒店	(164)
丐帮弟子	(181)
龙争虎斗	(201)
黔驴技穷	(223)
河畔渔翁	(245)
蒲云茅庐	(261)
人伦惨剧	(281)
屠门之劫	(300)
墓穴中人	(319)
龙飞凤舞	(340)

一 啸天凌云

鄂中大洪山石旗峰！

景色优美清丽，一片翠绿蓊郁的森森林木，形成了一片盈碧幽爽的雅静，人到了这里，不期然心平气和，俗念全消，有了几份“出尘”的感受。

但，这里可不是踏青旅游、探幽揽胜的好去处……江湖上牛鬼蛇神，邪门魔煞，听到了“啸天盟”这三个字，眼皮一翻，两眼一直，会惊破了胆，吓飞了魂……不错，这里就是“啸天盟”总坛。

从山麓迎面而上一条山路，全是青石铺成，沿着山路两旁，一棵棵古松老柏，虬枝盘结，绿叶成荫，一股芬芳之气，令人心神俱爽；山路曲折盘顶，时而平阳乍展，时而峭壁相峙，如入山阴道中。

山路尽头，已登峰腰，矗立一座白石碑坊，高凡十丈，顶着横匾一方，龙飞凤舞，笔劲浑厚，刻出“啸天凌云”四个金漆大字。

越碑坊而过，现出一座金碧辉煌、苍翠相映的巍峨建筑，这里就是“啸天盟”总坛。

“啸天盟”盟主“赤麟”宗元甲，年纪已有三十四五岁，

但他从外形看来，要比他实际年岁年轻了十年——像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赤麟”宗元甲，历尽艰险，饱经磨难，已尝试过多少次九死一生的场面，闯过数不清的刀山剑林，龙潭虎穴……他，永远是那么镇静，稳沉，安详，自然，也永远是那么机智，神勇，敏锐，磊落。

宗元甲在天下武林，已扬开了“赤麟”的威名，江湖上已扎下他的根基——“啸天盟”。

“啸天盟”是当今武林少数几个具有潜在势力，最有力量，最有威信的门派之一……“赤麟”宗元甲就是由他手创的这个门派的首领。

他是“啸天盟”至高领导人，也是拥有绝对权力的盟主。

“啸天盟”在江湖各省各地设有总舵、分舵，如若有风吹草动之事发生，用“响铃箭香”，或“灵鹤”分驿传送，向总坛投递消息。

“啸天盟”有庞大的生财系统，江湖各地拥有极具规模的钱庄、店铺、酒油坊、牧场、酒楼、客栈，和水陆运送等各项买卖。

在鄂中大洪山石旗峰总坛，“啸天盟”拥有一股雄厚的实力——盟主以下，有掌法，有“翔龙堂”、“黑虎堂”、“金鹭堂”、“花豹堂”、“白鹤堂”五处堂口，有“石旗四杰”、“金戈双卫”等高手。

掌法“木简金环”卜青，在宗元甲尚未创立“啸天

盟”之前，两人已是莫逆之交——目前宗元甲将其视作左肱，在“啸天盟”总坛，卜青位居第二，仅在宗元甲之下。

“翔龙堂”堂主“九天神龙”相云，“黑虎堂”主“玄雷”海天威，“金鹭堂”堂主“古竹客”萧追，“花翎堂”堂主“开碑手”鲍奎，和“白鹤堂”堂主“玉山儒客”石晶，都是当今武林中一等一的好手。

“石旗四杰”是“铁剑”浦雄，“闪刀”邵中，“飞斧”乌森，和“金枪”吕鸣等四人。

“金戈双卫”是“燕子飞”僧浩，和“铁背熊”孟达两人，他们是盟主“赤麟”宗元甲的贴身护卫，此二人原来是黑道上出了名的煞星，后来受宗元甲的感召，投入“啸天盟”，成了对盟主忠心不二的硬汉。

鄂中大洪山石旗峰“啸天盟”总坛，廊宇衔接，占地辽阔，正中央矗立一幢精舍，称作“湛玉楼”，是盟主“赤麟”宗元甲起居之处；“湛玉楼”楼下“集义厅”，是间宽敞的大厅，是宗元甲会见盟中兄弟谈话之处。

“赤麟”宗元甲在“集义厅”与掌法“木笛金环”卜青等谈话时，一位盟中弟子匆匆进来，向宗元甲躬身一礼，道：

“禀告盟主，有您一封书信。”

宗元甲接过看时，原来是从外地来的一封“箭书”……这名盟中弟子呈上“箭书”，退出“集义厅”。

“木笛金环”卜青问道：

“盟主，是何处投来的‘箭书’？”

宗元甲一看信封，道：

“湘境总舵‘金雕’晏兆雄……”

拆开“箭书”看去，微微一皱眉，道：

‘居然有这等事?!’

总坛五堂之一的“翔龙堂”堂主“九天神龙”相云接口道：

“盟主，湘境总舵‘金雕’晏兆雄分驿传送，向总坛投来这封箭书，敢情发生了不愉快的事?!”

“赤麟”宗元甲把手中书信递给相云，向“集义厅”上众人回顾一匝，道：

“为了争夺洞庭湖水路地盘，‘青冥会’向湘境总舵‘金雕’晏兆雄挑战……中秋节前三日设下擂台，到时一见高下……”

打擂台乃是早年江湖上的风气，尤其湘鄂一带，龙蛇混杂，帮会繁多……凡是武家派系之争，水陆地盘纠纷，以及私人积忿成仇，无法了断时，便来一摆擂台，决个生死，解决一切问题。

凡是上擂台的，并不限定需要人本身，双方可以邀集同门师友，同帮兄弟；甚至于凭着双方当事人的渊源、面子，发出请帖，邀请高手前来助阵。

“木笛金环”卜青道：

“‘青冥会’不会不知道湘北常德‘金雕’晏兆雄，是‘啸天盟’派驻湘境的总舵主……‘啸天盟’在江湖上的实力……”

一身文巾儒衫，“白鹤堂”堂主“玉山儒生”石晶

道：

“盟主，以属下看来，‘青冥会’会主‘霸山虎’狄平，有恃无恐，找上‘啸天盟’湘境总舵，极可能另有倚仗！”

笑笑，宗元甲道：

“石堂主说得不错，‘霸山虎’狄平若无倚仗，仅仅为了洞庭湖水路地盘，还不敢下这件梁子。”

“花豹堂”堂主“开碑手”鲍奎大吼道：

“操他奶奶的，狄平这个龟孙，‘老寿星上架，嫌自己命长’……盟主，让我‘开碑手’鲍奎去湘北常德一行，找上狄平一拳把这龟孙砸烂！”

摇摇头，宗元甲

“这不是一拳砸烂的道理，盟主，‘青冥会’狄平找去‘啸天盟’湘境总舵，就是找上我”“赤麟”宗元甲——中秋节离现在尚有一段时间，我外出巡看各地总舵，分配一番，顺便会会这位‘青冥会’高手。”

“集义厅”上众人听来殊感意外……侍立道上，那个体格魁伟，双料身腿，“金戈双卫”之一的“铁背熊”孟达，两颗牛眼一瞪，道：

“盟……盟主，您去湘北常德？！”

缓缓颌首，宗元甲道：

“不错，还有你，还有僧浩……”

侍立右旁的“燕子飞”僧浩，一哈腰，道：

“是的，盟主……您去哪里，我和孟达寸步不离，就站在哪里。”

视线投向“木笛金环”卜青，宗元甲道：

“卜青，我离开大洪山石旗峰一段时间，这里‘啸天盟’总坛大大小小事情，就在你身上……”

欠身一礼，“木笛金环”卜青沉稳，恭肃的道：

“卜青知道。”

一匹朱红色的骏马，红皮缀着银坠的鞍镫，天蓝色的紧身劲装，外罩一袭披肩……“赤麟”宗元甲那柄三尺八寸长的“阴虹宝剑”斜背右肩，另外那柄两尺六寸的“昆吾金剑”直挂左胸……

就这样，他带“燕子飞”僧浩、“铁背熊”孟达两人，离开了鄂中大洪山石旗峰“啸天盟”总坛。

“金戈双卫”之一的“燕子飞”僧浩，曾在石旗峰总坛说过——盟主您去哪里，我和孟达一步不离，就站在哪里。

但“赤麟”宗元甲对这两个贴身护卫，并没有叫他们“站”——出来外面就像道上兄弟，谈笑风生中把旅途上的时间打发过去。

轻轻摩挲着马儿长颈上的赤红鬃毛，“赤麟”宗元甲朝两人环顾一瞥，问道：

“你们说，‘青冥会’和‘啸天盟’，哪一个在江湖上够份量？”

僧浩和孟达互觑一眼……孟达咧嘴一笑，道：

“盟主，这还用问……×娘的，‘青冥会’那些龟孙，皮肉发痒想松松筋骨，才找上咱们‘啸天盟’的……”

三人三骑，在这条迂回曲折却又十分宽敞的山道上，边走边谈着时，前面山道拐弯处，人影尚未见到，却传来一阵阵“丁当当！丁当当！”金铃交击的声音。

僧浩勒住缰绳，道：

“盟主，前面这阵声响，会是谁跟谁在拼命呢？！”

孟达接口道：

“我们前去一看究竟……”

剑眉微微一轩，宗元甲道：

“我等尚未清楚原委真相之前，且作壁上观，不能贸然插手……”

孟达应声道：

“盟主不必叮嘱，我们知道……”

两腿一夹马肚，随同僧浩疾往山道拐弯处而去……宗元甲策马，近前看去，遥隔三四丈处一块山坡地上，正展开一场厮杀……打斗激战的双方，年纪都在三四十岁之间。

那个身材颀长看来年岁较轻，手执一根“豹尾棍”只守不攻，嘴里在大声道：

“岳大哥，你是怎么回事……兄弟我‘云中鹏’田敏，言语上如有冲撞冒犯之处，可以向你赔个不是，也不必来个舍命厮杀……”

对方是个身腿粗，以长剑作兵器的中年人……对田敏所说的这些话，恍若无闻……两眼直瞪田敏，手中长剑厉招迭出！

“云中鹏”田敏一个踉跄，身子噔噔往后跌退……激起

一股悲愤、暴怒的声音，又道：

“‘旱地蛟’岳申，你我义结金兰，不啻同胞手足，我田敏有何处得罪了你，你竟亡命搏杀，要将我田敏置于死地？！”

“旱地蛟”岳申依然一言不发。

一偏腕把，一式“金丝垂钓”，剑光一垂，剑身一划，易上为下，朝田敏腕肘猛斩过来。

壁上观的“赤麟”宗元甲是个剑术行家，见岳申施展这一招式，不禁暗暗吸了口冷气，但心里却又纳闷不已。

从刚才“云中鹏”田敏话中听来，此激战中的两人，是义结金兰的异姓兄弟……他二人之间，发生了些什么误会，此“旱地蛟”岳申竟用这等毒厉的剑招，对付自己义弟？

田敏霍地一坐腰，一个“苍龙捣云”身法，身形闪出五六步外……心头悲愤、激怒之余，也豁出命跟义兄岳申交上手！

单臂一抡，“豹尾棍”势如劲风，“铜山西崩”，直向对方斜肩带背，敲了下来。

“旱地蛟”岳申，扬身缩头，贴地如流，由棍下错了过去——连人带剑，“海鸥掠波”，直刺义弟田敏中盘软肋。

“云中鹏”田敏闪身回棍，“当”的一声，把对方的长剑架住。

壁上观的孟达，两颗圆滚滚的牛眼连转，嘴里喃喃的道：

“这算哪一码子事……两人还是结拜兄弟，来个死冤家

活对头的厮杀?!”

僧浩接口道：

“不会错，孟达……一只碗不会响，两只碗响叮当，其中定有曲折内情!”

“赤麟”宗元甲目注前面山坡地上打斗场面，心里也有僧浩的那样想法。

“旱地蛟”岳申喉间像塞进一颗果核似的，不出声，不开腔，手中这把长剑，劲道一点不含糊。

剑光夭矫宛似一条翻空游龙，挥挥霍霍，寒光一片……进如饥鹰饿虎，退如骇鹿脱兔，把义弟田敏卷了个风雨不透。

“云中鹏”田敏身怀绝学也不弱，手中这根“豹尾棍”，翻翻滚滚，还攻还拒，直冲横荡，棍头棍尾，夹起呼呼划空劲风，把他义兄这柄长剑挡住。

两下里这一眨眼之际，就过了三十余回合。

“旱地蛟”岳申，虽然为了某种原因“认不得”眼前亡命厮杀的是他结义兄弟，但，手中这把长剑，却真有两下子。

岳申喉间发出一股“咕！咕！咕！”的怪声，上排牙齿用力咬着下唇，施展出一门剑术中称霸的“流水催魂三剑”……

第一招“撞鼓鸣钟”，荡开田敏“豹尾棍”，剑如长虹，标向对方胸窝！

“云中鹏”田敏一提“豹尾棍”，一式“连环八打”，横

棍出格。

“旱地蛟”岳申，易实为虚，避过棍身，“乳燕投枝”，“咧”的一抹寒光，向田敏小腿直挑过来。

田敏心头一沉，乱了手脚，来个“平步青云”身法，拔身纵起。

敢情这门“流水催魂三剑”，剑招连环，幻变莫测……就在田敏飘飞而下的刹那，岳申身子一旋，剑风一绕，一个“大风车”身法，随着“惊虹走云”，“寒光三闪”两招连绵而出！

剑道如电，点咽喉，扫胸膛，挂两肋，其快如矢，其猛如雷。

“云中鹏”田敏闪避不及，暗叫一声“不好”……

就在这石火电光之际，一抹冷虹死光来自九天，一声冷叱：

“朋友，慢着！”

一声“铿锵”金铁交鸣中，二尺六寸长的“昆吾金剑”挡退“旱地蛟”岳申手中长剑……宗元甲身形快得就像原来就站在岳申跟前。

岳申瞪了宗元甲一眼——他这一眼虽然是“瞪”，但并不含有怒意，而是在惊诧突然中，所显露出的这份神态。

流璨生辉，剑光暴指宗元甲！

宗元甲“昆吾金剑”适时跃至。

又是一响“当”的声起，火花四溅——两剑硬招架上，激起一股弹性力，岳申才拿桩不稳，往后跌退。

宗元甲似乎要在这个“谜”样的岳申身上，找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并不趁势追击，双目凌芒如电，朝岳申这边看来。

岳申一下从鼻子喷呼出低吼哨声，再次揉身欺进，长剑漫成剑影，向宗元甲兜头罩下。

宗元甲冷然一笑，手中“昆吾金剑”将九十九袭，融作一袭……看不出哪是虚，哪是实，把岳申罩下的剑影，叮叮当当声中，震退七步。

业已退向边上的“云中鹏”田敏，发现飞将军随云而降，是个轻功身法快得不能再快的年轻人——宗元甲看来是个才始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九死一生中，从岳申剑下救下自己一命，他愣愣站着，愣愣朝宗元甲看来。

“赤麟”宗元甲，身经无数次诡秘绝伦，置人于死的陷阱，见多识广，阅历渊博……他从岳申一双近乎木然，却又凌厉的眼神中，已找出这个“谜”中的答案。

他并不趁势追招再上，将这个“敌人”置于死地，他要让另外那个“云中鹏”田敏，知道这“谜”中的答案——因何同室操戈，“旱地蛟”岳申，因何亡命搏杀。

宗元甲从刚才“云中鹏”田敏那两句话中听来，这桩厮杀似乎发生在仓猝，突然之际。

田敏根本不知道这桩厮杀，起于何种原因，是以义兄岳申冲杀过来，只守不攻。

但“旱地蛟”岳申，并未作任何解释，恍若无闻，手中长剑厉招迭出，似乎要将义弟“云中鹏”田敏置于死地

才甘心。

彼此义结金兰，成了异姓兄弟，显然不可能有杀父夺妻，不共戴天之仇！

而“旱地蛟”岳申，亡命搏杀义弟田敏，又是出于什么原因？

这位“啸天盟”盟主“赤麟”宗元甲，从岳申两道迟钝木然的眼神看来，虽然对方出手锐利威猛，但此人“真性”似已迷失。

现在岳申眼中所看到的，那是一个自己能将其置于死地的“人”——但已“认不得”此人是谁！

好端端一个人，如何会“真性”迷失？

从眼前的演变看来，原因当然不可能是他义弟“云中鹏”田敏。

一对异姓兄弟结伴同行，岳申“真性”迷失，既非出于他义弟田敏，那是有另外一个人暗中使了手脚，来个“驱虎噬狼，一死一伤”之计。

宗元甲从这个诡秘离奇的“谜”中，已给他找出这个答案来。

就在这眼前的短暂间，“旱地蛟”岳申一声闷吼，再度揉身扑来……

“赤麟”宗元甲横身一侧，“昆吾金剑”已交于左手，右掌戟指疾吐，落向岳申背心三处要穴……他这一手不重不轻，捏住准头，重则当场毙命，轻则不起效果。

岳申背心三处要穴受创，一个踉跄扑向前面，两膝一

跪，仆倒地上晕了过去。

“云中鹏”田敏一脸惊愕之色，急急走近前，向宗元甲抱拳一礼，道：

“这位兄台，此岳申乃是在下田敏结义兄长，可能起于误会才撩起一场厮杀……您……您……”

这时“燕子飞”僧浩，“铁背熊”孟达两人，下了坐骑也走近过来。

宗元甲见他话到这里，已理会过来，缓缓一点头道：

“在下刚才作壁上观，已知你二位是结义兄弟……宗某并未在岳申身上下重手，只是暂时让他昏迷过去而已……”

目注田敏，宗元甲问道：

“田兄，你二人乃是异姓兄弟，不知出于何种误会，使岳申要将你置于死地？”

田敏见宗元甲问出这话，瞠目结舌，一时回不出话来，好一阵子才道：

“在下和义兄岳申来自前面‘流河塘’镇上，途中并无不愉快之事，义兄岳申突然亮出长剑，要将田某置于死地……出于何种误会，因义兄闭口不语，舍命扑杀，田某委实想不起来！”

仆倒在地“旱地蛟”岳申，四肢起了一阵抽搐……腹中又是一阵鸣叫，“噗！”的吐出口腥黑水，一翻身，席地坐了起来……

一双颓然失神的眸子，缓缓游转，落向田敏身上时，岳

申啞哑的问道：

“田兄弟，我怎么会来这里的……呃，浑身酥软，没有一丝劲道！”

朝席地而坐的岳申注视了眼，田敏走近前，一脸百思不解之色，问道：

“岳大哥，刚才的事你都记不起来了？”

岳申听到“刚才”两字，手掌轻轻敲了敲自己头额，半晌，才道：

“你我走出‘流河塘’镇街一家‘元利酒店’……后来……”

· 又把那句话问了出来：

“我怎么会来这里的……浑身酥软，席地而坐？！”

似乎遇到一桩不可思议的事，田敏脸门微微起了一阵痉挛，话声不像出自嘴里，而是从喉咙里挤出来似的，指了指，道：

“岳大哥，刚才你在这块山坡地上，挥剑扑杀，要将兄弟我置于死地……幸亏这位宗兄出手解围，不然，我田敏已血溅七尺，横尸地上了……”

岳申两颗眼珠直瞪出来……不相信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但，田敏又怎么会空穴来风，编造出这样一段谎言？

脸门抽扯了下，岳申很费劲的道：

“会……会有这种事情？！”

笑笑，宗元甲问道：

“岳兄，现在你体内觉得如何？”